

台湾云中子经典著作

玉笛惊魂



上

云中子

《玉笛惊魂》

上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玉笛惊魂

云中子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开封印刷厂 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21 印张 48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 1 日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348—1157—0/I·536

(全套三册) 定价:26.8 元

内 容 简 介

一支玉笛，让贼人丧胆，让美人消魂。

濒临绝境的九宫派，奇峰突起，风流倜傥的掌门人从天而降，引起武林多少血腥，牵动娇娘美女多少情怀，然而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终得有个了断。

本书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让人捉摸不透，语言诙谐动人，不愧为当今畅销书之一。

目 录

第一章

千变万化戏群鬼 1—71

第二章

小无赖耍大奸梟 72—155

第三章

小侠大意鼠辈欺 156—220

第一章 千变万化戏群鬼

“浮云在空碧，来往议阴晴，荷玉洒衣湿， 风吹袖清。鹊声喧日出，鸥性狎波平，山色不言语，唤醒三日醒。”

在连绵起伏美景如画的祁连山下，一个白头老人正在对山长吟，他身后是一座茅屋，屋四周长满了奇花异草。一看便知这老人非一般树叟平民，只见他时而抚须长吟，时而拈花弄草，一付悠然自得的神情。

夕阳正徐徐下落，给雄伟的祁连山涂上了一层金晖，晚风轻轻吹拂着每一棵草木，一条淡黄的山路在绿林中若隐若现，雨过后的山林显得如此的清新，静谧。不时有晚归的山鸟啼叫着飞倏而去。不知何时老人身边偎依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男孩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仿佛在聆听老人的教诲。突然老人眼神一了聚，拍了小男孩的背一下道：“柳儿，呆在这儿别动，爷爷去去就来。”话声未落，人却已走出好几步

了。那老人直朝着山路方向走去，路的尽头有一位人正摇摇晃晃地往这走来。远看去似一位和尚。那人好在散力支撑着，突然，咕咚倒下了。

白发老人一阵风似地走到那人身边，果然是一位年老的和尚，当老人把他翻转过来一看，脸上露出惊诧的神色喃喃道：“如何会是他？”伸手探了探和尚的鼻息，见还有一丝微弱的气息。顿时抱起他就跑。

还未跑到屋边，就对柳儿喊道：“柳儿，快把大爷爷叫过来，说有个老朋友病得很严重。”柳儿听罢，转身跑到后面树林中，原来那树林中还隐藏着一座茅屋。一会儿工夫，见柳儿便扶着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过来了。老人看了一眼放在床上的和尚伤感道：“血孽开始了，唉！是谁把老禅弄成这样啊！……”说罢查看了一下和尚的伤势，柳儿在一边轻轻地问道：“大爷爷，快救救这老师父吧！”大爷爷道：“唉！我当然知道啦，不过这位老禅师已无法挽救了，柳儿，去帮爷爷把宝柜第三层第六个箱子里的那个瓶儿拿过来，看“玉虚丸”能不能让他醒来一阵。”柳儿跑过去把瓶子拿来递给爷爷一言不发地站在一边关心地看着两个老人老禅师治疗。

白发老人把瓶盖打开倒出一个深红色拇指大小船的丸子，又用手分为两半，让二爷爷辨开老禅师的嘴把药硬塞了进去。半晌，那禅师悠悠转过一口气来。柳儿在一边轻轻道：“爷爷，看他醒了。”两个老人满腹心事地哼了一下，又过一会儿禅师的眼珠动了，终于他睁了一眼睛，见两个老人正坐在自己旁边，知道是老朋友救了自己，正想起来言谢两老人急按住他道：“空灵禅师，千万别动！”空灵禅师眼里滚出一串泪珠道：“多谢阳关雪两位施主搭老衲不行了，只是九宫派的血仇还未得申冤，老衲让众人知道那血旗盟二雷对九宫派所造下的血债。咳咳咳……。”一阵急咳说不出话来。阳关雪两老正要阻止空灵禅道：“让我把话说完，老衲已没多长时间，希望你们能把此事转告给天下所九宫派弟子。”接着把玉泉寺如何遭血洗，自己又如何逃了出来说了一遍，话一下说连咳几声，一下又昏厥过去了……

“爷爷，快救救这位老师父！快……”

小娃儿一阵叫嚷，把昏眩中的空灵禅师惊醒过来，陡然双眼猛睁，含蕴着一种异样的神采。

看了小孩一眼，他强张着抽搐的口角，缓慢无力地轻声向

阳关雪问道：“阳……施主，这个……孩子是……你什么人？”

阳关雪见空灵禅师，此际病重之时，突然问到孩子身上，心里不禁微微一愕，答道：

“这是小孙阳关柳。”

孩子们的心田，永远像块常金璞玉，阳关雪的孙儿关柳也是这样，见老和尚咽气难下，满脸痛苦难熬的神色，禁不住伸出一双小手，在空灵禅师胸前，替他轻轻的揉抚。

似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这样做了，能减少这老和尚的痛楚似的！

空灵禅师凄怆苦痛的老脸，这时确然展出一丝微笑，似乎关柳小掌在胸前一揉抚，胜似服了世界上任何仙丹灵药，使他暂时忘掉了周身的痛苦。

这时老禅师无力的双眸，慢慢又瞟向阳关雪看了下，道：

“阳施主，此子心地善良，资质禀异……”

阳关雪“嗯”声应着，可是他心里却是诧异非凡，空灵禅师于此弥留之际，怎地说出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来。

突然间，似乎有桩极需解决的事，激起空灵禅师一阵回旺的精力，使油尽灯枯已频垂危的他，霍地强行挣扎从床榻坐

起，枯瘪的手掌，把关柳小手握了一把，急喘连连，颤抖声地道：

“阳施主，你舍用了毕生精研制成的‘玉虚丸’，仅换得老衲片刻生命，老衲自知……体内脏腑已震碎离位，功破血散……纵使是仙丹灵药也无法挽回老衲生命……只是九宫派玉泉寺的血海深冤……犹望阳施主……伸雪……”

妙手夫人阳关雪，听老禅师此说，心里不禁悚然一愕！

空灵禅师接下道：

“老衲身后，……血海深仇……”说到这里，一对疲惫无力的眸神，满蕴了楚痛。

看了看手握的关柳，又转向阳关雪的脸上，干枯的眼眶中涌出两颗泪珠。似乎已用尽了周身最后一股微弱的精元在支持着，接着道：

“老衲欲收阳施主令孙关柳为徒，继掌九宫派门户……”

空灵禅师的话虽是缕缕轻微至极的声音，阳关雪陡然听到，却宛若行空响雷，绕耳而鸣，怔得他不知如何回答才是！

老禅师气喘连连，缓缓地又道：

“老衲行将归土……遍布天下武林的九宫派弟子……却

不知玉泉寺遭此空前浩劫……掌门人也埋恨九泉……阳施主一代武林医隐，仁术仁心，当能体念我九宫派，遭此惨祸，为武林……一伸正义……”说到这里，欲语还休，急喘不已！

老真人噙泪应诺，就向床上的关柳道：

“柳儿，还不下床来叩见师父……”

阳关雪至此，不由一阵黯然，声音嘶哑，忍不住热泪簌簌流下……

关柳乘巧灵慧，经爷爷一说，忙跃落地上，口称：

“师父！”遂行大礼参拜。

老禅师枯瘠手掌，轻摩关柳的头顶，缓缓颤声道：

“孩子，你是九宫派十二代掌门人，九宫派之再兴，玉泉寺之重建，全在你身上，二雷与我九宫派结睛不共戴天之仇，你同门沥血玉泉寺，横尸玉泉峰的，连同你师父有一百七十一人。你要发奋习成绝艺，追踪天涯，扑鏖二恶煞，替含冤屈死九泉下的九宫派同门雪耻复仇……”

说到这里，声枯泪尽，换了口气，无力地指指杯中，勉力地说道：

“孩子，始祖慧剑子遗谕，九宫派遇有空前浩浩劫，掌门人

始能运用《纵横剑谱》宝笈武学。”

关柳小脸上，一时黑白分明的大眼眨了眨，未能尽解师父空灵禅师话的意思。

阳关雪脸上掠过一层困惑、疑窦之色，向空灵禅师问道：“老禅师，《纵横剑谱》宝籍，与‘龙涎涵珠’不历如何，尤希赐告。”

空灵禅师脸色灰白气息愈弱，用轻如蚊蚋之音，一字一句继续地道：

“《纵横剑谱》宝籍，是始祖慧剑子，以毕生精力，参研天下武术，去芜存菁，加以变化汇录而成的一部书。

“‘龙涎涵珠’乃是始祖昔年在长白山玉殿峰，手斩千年腹龙，得到的一颗龙口涵珠，服食此珠，能增添一甲子内力苦修之功。

“阳施主教关雪服下这珠，依照《纵横剑谱》所载武学，练成绝技，光扬……九宫派……替屈死……九泉的……同门……报……”说到这里，又昏死过去。

妙手真人扑前大叫：“禅师……禅师……”

顷刻，空灵禅师缓缓醒来，继续续地说：

“柳儿长大后……可去找……我的师兄……隐隐……真人……”

“隐隐真人？”

妙手真人感到耳熟，但一时又想不起，他叫什么……

“吴……天……仲”

老禅师越说越急，猛然记起怀中的异宝。他刚想把手伸进怀中掏出来，已使尽力气，头一垂，一代侠僧竟就此含恨撒手尘寰，与世长逝！

这真是凄绝人寰的惨事。但更奇的事还在后头，当爷孙俩打开小包时，只发现了“龙涎涵珠”，而《纵横剑谱》已不翼而飞。

难道老禅师连失去异宝亦不自知？

阳关雪道：

“柳儿，这真是知古大憾。你想，禅师重伤后神智不清，跌跌碰碰，那宝笈想是不知落在何处了。如今，你当了掌门人，一定要设法寻回它，方对得起老禅师。”

阳关柳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办完禅师丧事后的一天，阳关雪招了孙儿到房前。阳关雪

道：

“柳儿，我问你一件事，你以为到九宫门下，是想获得九宫武艺，还是为羡慕九宫门派之为人？”

别看阳关柳小小年纪，本来就天性聪颖，老禅师仙逝后，更成熟得像个大人。他道：“忌儿以为两者无可分！”

阳关雪微哦道：“怎么说？”

阳关柳道：

“九宫武学如无空灵禅师这等人物，何以诛凶锄暴？九宫武学势将一无是处。反之如九宫师徒没有这种绝世武学为翼护，纵有凌云之志，亦属枉然。忌儿管见如此，尚望爷爷海正。”

阳关雪见孙儿如此悟性，喜不自胜，却不露声色，只道：

“孙儿既有此大志，从明天起，爷爷授你神仙笛子功，也算薄技在身，长大了你可实现空灵禅师之遗愿。”

原来，阳关雪虽为武林神医，一身武功亦十分了得，特别是祖传的神仙笛子功。一根铁笛，平日能吹能奏，舞将起来如刀似剑，百十人近身不得。不过，他过去从来未向孙儿提过。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晃十年过去了。

阳关柳当年服了“龙涎涵珠”，力大无比。皇天不负有心

人，由于他天资聪颖，身具异禀，经妙手真人十年耗尽心血的教育，已从一个混沌未凿的孩子，长成一个玉树临风、神采俊逸的佳少年。武功尽得笛子功之真谛，即使文学方面也渊博浩瀚，熟 经史，通晓诸子百家之学。

然而，阳关雪心情却日益沉重，伤感别离的暗影日益广大，内心虽然凄苦、抑郁，但他感到宁愿忍受生离的况味，也要实行诺言。

心意一决，这天，他招孙儿到跟前道：

“孩子，你现在已是九宫派十二代掌门人，再兴九宫重任落于你肩，今天，你就该起程运行了。”

阳关柳目含泪光，跟柳空灵到后院为空灵禅师墓地立碑，作一次告别远行的祭奠，以慰禅师在天之灵。

“柳儿，我近日电打听到，雷氏兄弟仍在横行霸道。而且把血旗盟扩至血旗教，声势日大。当年九宫派门子弟，自玉泉寺被毁，掌门人失踪后，倍受天下武林败类折磨，景况十分凄惨，你身系九宫派存亡荣辱，就该远走千里……”

妙手真人说到此，老眼泪水凄然而下：

“爷爷，爷爷！”阳关柳扑到老人怀中，跪在膝前，泣不成

声。

妙手真人又道：

“柳儿起来，你虽年甫十七，要做之事，已高出你年龄数倍……不能孩子气……”

阳关柳用衣袖擦干眼泪，站起来道：

“爷爷，爷爷！”阳关柳扑到老人怀中，跪在膝前，泣不成声。

妙手真人又道：

“关柳起来，你虽年甫十七，要做之事，已高出你年龄数倍……不能孩子气……”

阳关柳用衣袖擦干眼泪，站起来道：

“爷爷，孙儿要告辞了，还有什么吩咐？”

妙手真人道：

“血旗教如今势大人多，听说还成立了许多分坛，总部设在何处，江湖上也无几人知晓。二雷更是不肯轻易露面。你要设法混入其中。

“爷爷教你的笛子功，到哪儿寻去，望爷爷指点。”

阳关雪想想道：“老禅师临终提到的师兄，我已打听到了，

你不妨到天水郡，去找苍梧老叟司空震宇，他技艺高强，但性甘淡泊，此人隐逸江湖多年，但对各家门派，无所不知。

“而且，他一身武功，天下无敌，因他好打抱不平，血旗教亦惧他七分哩。此外，你出去要广结江湖正道上的朋友，目下平魔会、华山门等都有不少热血之士，多一个朋友便多一分助力，切记。”

阳关柳向爷爷磕了个响头，背上小包，插上铁笛，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园，径直向苍茫的天际走去。

三个月后，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

在水天郡，通渭县北，近庄浪河的一座小村落中，忽然出现一名年约十六七岁的少年。

这座小村落，仅有十来户人家，因天气严寒之故，家家户户，柴扉紧闭。放眼望去，鸡犬不闻，显得甚是凄清荒凉。

少年找去一处避风所在，活动一下脖子，伸出双手，呵一口气，用力搓几搓，然后从怀中取出一张皱折的小纸片，将纸片抹平，反复端详了一阵，最后点头：

“就在这里，不会错的了……”